

白话聊斋

下集



白话聊斋

(下集)

袁闾琨 魏鉴勋 刘 刊 编译
陈志强 邓荫柯 沈麒洪

*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六六七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14 1/2 插页：2

字数：290,000 印数：1—174,000

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0·327 定价：1.10元

目 录

刘 姓	1
巩 仙	5
二 商	12
梅 女	16
阿 英	24
青 娥	32
仙人岛	41
阎罗薨	51
甄 后	54
宦 娘	58
阿 绣	65
小 翠	73
局 诈	82
钟 生	89
梦 狼	95
嫦 娥	99
司文郎	109
丑 狐	117

吕无病	120
崔 猛	129
诗 谏	137
于去恶	141
凤 仙	149
爱 奴	157
大 鼠	163
牧 竖	166
小 梅	168
于中丞	175
绩 女	178
张鸿渐	182
王子安	192
折 狱	194
云萝公主	199
鸟 语	210
乔 女	212
刘夫人	216
义 犬	223
真 生	225
三 生	228
长 亭	231
席方平	240
贾奉雉	248
胭 脂	256

阿 纤.....	265
瑞 云.....	272
仇大娘.....	276
珊 瑚.....	289
葛 巾.....	298
黄 英.....	308
书 痴.....	315
青蛙神.....	320
任 秀.....	326
晚 霞.....	330
白秋练.....	337
织 成.....	345
竹 青.....	349
香 玉.....	354
王 十.....	362
石清虚.....	364
曾友于.....	369
嘉平公子.....	376
二 班.....	379
车 夫.....	383
苗 生.....	384
毛大福.....	388
老龙缸户.....	392
鸲 鸟.....	394
薛慰娘.....	396

王桂庵.....	402
寄 生.....	409
公孙夏.....	416
纫 针.....	420
粉 蝶.....	427
太原狱.....	433
房文淑.....	436
丐 仙.....	440

刘 姓

临淄有个姓刘的，为人很凶，简直就象一只戴着帽子的老虎。后来搬家到沂县，恶性仍然未改，乡里的人对他又恨又怕。刘家有几亩地与苗家的土地紧挨着。苗家的人勤俭，在田边上种了不少桃树。头茬桃子熟时，苗家的儿子上树摘桃；姓刘的看见后恶声恶气地将苗家的儿子赶走，并指着桃树说是自己家的。苗家的儿子一边哭着一边告诉了父亲。苗父正在诧异的时候，姓刘的已骂上门来了，还吵着要到衙门去告状。姓苗的笑着安慰他；姓刘的怒气不消，恨恨而去。

这时，姓刘的临淄老乡李翠石正在沂县开当铺。姓刘的拿着状纸进城，恰好碰上了李翠石。李翠石因为和他是同乡，很熟，便问道：“干什么去？”姓刘的把要打官司的事说了。李翠石笑着说：“你老先生的名声众人都知道，我很早就认识姓苗的那个人，他为人挺和善的，哪里敢占你的桃树欺侮你呢。你可能说的是反话吧！”于是，把状纸撕碎了，把姓刘的拽进了铺子，要给他们说合说合。姓刘的怒冲冲地，仍不罢休，暗中拿铺子的笔又写了一张状纸，藏在怀里，非要告状不可。

不大工夫，姓苗的来了，把事情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

了李翠石，并央求他给说合说合，别让姓刘的去告状。姓苗的说：“我是个种地的庄稼人，半辈子也没见过当官的。只要不打官司就行，几棵桃树怎么敢非得自己留着呢。”李翠石把姓刘的叫出来，告诉他姓苗的准备退让。姓刘的又指手画脚地骂不绝口；姓苗的一味地低声下气，不敢辩驳一句。

事后，过了四、五天，李翠石碰见姓刘的同村人，听说姓刘的已经死了。李翠石叹息了一番。第二天，李翠石出门，看见道上过来一个拄拐棍的人，原来就是姓刘的。等走到跟前，姓刘的热情地问好，并且请他到家去串门。李翠石吞吞吐吐地问道：“昨天忽然听到你的凶信，哪来的这么大的谎话呀？”姓刘的没答话，拉着他回村，到家摆上了酒，才说：“前天你听到的信儿不假。那天我出门遇见两个人，要把我抓到衙门去。我问他们因为什么事，他们说不知道。我琢磨自己出入衙门口好几十年，也不是怕见官长的人，也就没害怕。跟着他们到了衙门，见朝南坐的官长面带怒容，说：‘你就是那个姓刘的吗？你恶贯满盈，不知悔改；又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。象你这样蛮横不讲理的人，应当下油锅！’一个人查过簿子说：‘这个人干过一件好事，可以不死。’朝南坐的那位看过簿子，脸色缓和了一些，就说：‘暂时送他回去吧。’数十人大声撵我走。我说：‘因为什么事把我抓来？又因为什么放我走啊？还请明白指示。’那个小官拿着簿子走下来，指着上面的一条给我看。簿子上写着：崇祯十三年，用三百个钱救了一对夫妻没有离散。那小官说：‘不是这一条，你今天就该死了，要变牲口了。’吓坏我了，于是又跟着抓我的那两个人出来了。那两人向我要贿赂，我

气狠狠地告诉他俩：‘你们不知道我刘某人在衙门口出入了二十年么，专门勒别人的大脖子，你们怎么居然向老虎讨肉吃呀？’两人才不再吱声了。送我到村口，朝我拱拱手说：

‘这趟差事连一杯水也没捞到喝。’二人走后，我进门就醒过来了，原来这时我已咽气两天了。”李翠石听了很奇怪，便问他干的那件好事的经过。原来，崇祯十三年，那年闹大灾荒，人吃人。那时，姓刘的还在临淄，在县衙当班头。一次看见一男一女哭得特别伤心，上前问了问。对方回答说：

“两口子结婚才一年多，今年闹饥荒，夫妻不能两全了，所以悲伤。”过不大工夫，在油坊门前又碰上那两口子了，好象在争讲什么。走近前一问，油坊马老板说：“这两口子快饿死了，昨天跟我讨麻酱度命，今天又要把老婆卖给我。我家里已经买了十几口人了。这算个什么要紧的事呢？你价钱便宜我就买，否则我就不买。哪有象你这般可笑的，一个劲地来缠人！”男子听后说道：“眼下小米象珍珠那么贵，我约摸非得有三百文钱不可，不然连我一个人逃荒的路费都不够。我卖老婆是想两人都能活下来，若是把老婆卖了我还免不了饿死，这又是为了哪桩啊？不是我跟您争价，就求求您行个好积个德吧。”姓刘的听了很可怜那两口子，于是便问马老板出多少钱。马老板说：“这早晚妇女顶多只值一百个大钱吧。”姓刘的说就给三百钱吧，自己可以掏出一百五十文，帮个忙。马老板坚持只给一百文。姓刘的年少气盛，便对那个男人说：“这个老板小里小气的，甬跟他讲了。我白送给你三百文钱，你们两口子若能一块逃荒去，不拆散不更好么！”说罢从兜里掏出三百文钱，给了那两口子。那两口

子朝他磕了个头，流着眼泪走了。姓刘的讲完了这段往事，李翠石着实赞叹了一番。

自此之后，姓刘的将以前的恶行全改了，真的重新做人了。现在，他都七十岁了，身子骨还挺结实的。去年，李翠石到周村去，正好碰上姓刘的与人吵嘴，许多人围着劝解也不行。李翠石笑着大声对姓刘的说：“你又想为桃树告状吗？”姓刘的一听，立刻不知如何是好了，一下子怒气全消了，什么话也没说，抄起了手，老老实实在地走了。

巩 仙

巩道人，没有名字，谁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人。有一次，巩道人到鲁王府去求见鲁王，把门的人不给他通报。这时，一个管事的太监从府内出来，巩道人朝太监作揖，求他给通报一声。管事的太监见巩道人其貌不扬，把他轰走了。不一会儿，巩道人又回来了。太监十分生气，叫人把老道打跑。巩道人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，满面带笑地拿出二百两黄金，请追打他的人回去告诉那位太监说：“道人也不是要见王爷，只是听说王府后花园里奇花异草、楼台亭榭都是人间少有的，若是能领着我看一看，也就心满意足了。”说着又拿出银子送给追打他的人。这个人见到银子很高兴，回去将这番话告诉了太监。

太监听了很高兴，把道人从王府后门领了进去，让他在花园里逛个遍。然后，又领道人登楼。太监刚俯身在窗台上，道人从后边一推，太监就觉得从楼窗里摔下去了，恰巧有一根细葛藤绷住了腰，身子才悬在空中，没有掉到地上。往下一看，离地高高的，眼睛直发晕，耳边还听见那葛藤咔咔直响，好象马上就要断了。太监吓得要命，大声呼救。不一会儿，跑来了几个小太监，一看这情景也都大吃一惊。空

中悬着的太监离地特别高，跑到楼上一瞅，只见葛藤这一头系在窗棂上，上前想把它解下来，可是葛藤太细，一动就要断。到处找道人，连个影儿也不见了。众人束手无策，只好报告了鲁王。鲁王来到一看，也感到十分奇怪。命令在楼下铺上茅草和棉絮，然后再把葛藤弄断。刚把茅草、棉絮铺好，葛藤崩的一声自己就断了，太监掉下来，离地不过一尺多。人们看着，不由得都大笑了起来。

鲁王命令查访道人的住所，结果听说道人住在尚秀才家。派差人到尚家打听，道人出游没回来。差人在回王府的路上碰见了巩道人，于是带着道人来见鲁王。鲁王命摆下酒宴，请道人入座，并让道人变戏法。道人说：“臣子我是个乡间的小百姓，没什么能为。既然蒙王爷您看得起，我献给王爷一台戏为王爷祝寿吧。”于是，从道袍的袖中掏出一个美女，放到地上，等美女给鲁王磕罢了头，道人命她演《瑶池宴》这出戏，祝福鲁王万寿无疆。美女念完了开场白，道人又从袖中掏出一个女人来，自称是王母娘娘。过一会儿，董双成、许飞琼等等这些仙女，一个挨一个地从袍袖里走出来。最后，织女出来了，向王母娘娘献上天衣一件，只见五彩缤纷，光华辉映室内。鲁王认为天衣是假的，叫把天衣拿过来看看，道人急忙说：“不行！”鲁王不听道人的话，最后还是把天衣要过来看了，果然是无缝的天衣，不是人工所能制做的。道人不高兴地说：“臣一片诚心侍奉王爷，暂时从织女那里借来了这件天衣，现在，让人间的浊气弄脏了，怎么还给织女呀？”鲁王又以为唱歌作戏的必定都是仙女，想留下一、二人，仔细一看，原来都是王府里的歌女。继而

一想，她们唱的曲子平时都不会，又盘问她们，众歌女都茫然不知所以。道人把天衣用火烧了，然后把灰放到袍袖里，等再搜道人的袍袖时，里面空空的，啥也没有。

于是，鲁王特别器重道人，留他在王宫里住。道人说：“我是野人的性子，看这些宫殿象笼子一般，不如在秀才家自由啊。”每到半夜的时候，道人就回尚秀才家去了。有时鲁王坚决挽留他，也在王府住一宿。在宴会时，经常变戏法，让花木不按节令随时开花结果。鲁王问道人：“听说仙人也不能忘掉爱情，是吗？”道人回答说：“或者仙人是那样吧。臣我不是仙人，所以心就象枯木一样啊。”一天夜里，道人又住在王府。鲁王让一个年轻的歌女去试试道人。女子进入道士的屋里后，召唤好几声也没个回答；点上灯一看，只见道士闭目坐在床上。女子近前摇摇道士，道士刚一睁眼又闭上了；再摇，则鼾声大作了。推他，随手而倒，酣睡床上，鼾声如雷。弹他额角，手指象弹铁锅似的叮咚有声。女子回报鲁王，鲁王让用针扎道士。可是针扎不进；再推推道士，非常沉重，不动分毫；让十多个人一起把道士举起来扔到床下去，好象千斤巨石落地一般。天亮时再看看，道士仍睡在地上没起身。道士醒后，笑着说：“好一场睡，掉下床都不知道哟！”以后，一些妇女经常在道士打坐时来按他开心，刚按道士时，觉得道士的身子还是软乎的，再按则象按到铁块和石头上一般了。道士在尚秀才家住，常常到半夜还不回来，尚秀才把道士的房门锁上，等清晨开门一看，道士已在室内躺着了。

以前，尚秀才和一个卖唱的女子名叫惠哥的相好，两人

订下了婚约。惠哥唱得特别好，她的曲艺没人比得了。鲁王听到惠哥唱得好，就将她召进了王府，侍候鲁王。从此，尚秀才与惠哥再也见不到面了。尚秀才对惠哥虽然念念不忘，可是却苦于无缘见面。一天傍晚，尚秀才问道士：“见到过惠哥么？”道士说：“王府所有的歌女都见过，但不知哪个是惠哥。”尚秀才把惠哥的年龄、长相给道士学说了一遍，道士这才想起确实见过惠哥。尚秀才求道士替他向惠哥传个话，道士笑着说：“我是个出家人，不能给你当捎书的鸿雁啊。”尚秀才一个劲地苦苦哀求，道士抖开袍袖说：“你一定要见惠哥一面，请进袖筒里来吧。”尚秀才往袖里一看，里面象个大屋子似的，弯腰走进去，只见亮堂堂的、宽绰绰的，象大厅一样。桌椅床铺样样俱全，在里面呆着，一点也不感到烦闷。

道士进王府后，与鲁王下棋。当看见惠哥过来时，表面装作用袍袖拂灰尘的样子，袍袖一挥，惠哥就被装进袖筒里了，旁边的人谁也没发觉。尚秀才正独自坐在里面沉思，忽然有一个美女从房檐上掉下来了，一看，原来是惠哥。两人相见，惊喜万分，着实亲热了一番。尚秀才说：“今天这段奇缘，不能不写下来。咱俩作一首诗吧。”尚秀才提起笔来在墙上写道：“侯门似海久无踪，”惠哥接口吟道：“谁识萧郎今又逢。”尚秀才接下念道：“袖里乾坤真个大，”惠哥最后说道：“离人思妇尽包容。”尚秀才刚把这首诗写完，忽然有五个人闯进来，戴着八角帽子，穿着淡红色的衣服，仔细一看，都不认识。五人一言不发，捉住惠哥就走。尚秀才又惊又怕，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道士回尚家后，

叫尚秀才从袖中出来，问他经过情形，尚秀才简单回答了两句，没全告诉道士。道士微笑着，脱下道袍，把袖子翻过来，让尚秀才看。尚秀才仔细端详，上面隐隐约约有字迹，笔划细细的，象虬子似的，原来就是他题的诗。

十多天以后，尚秀才又请求道士用袍袖把他带到王府去，一共进去了三次。最后一次，惠哥对尚秀才说：“我腹中的胎儿已经能动了，我很犯愁，经常用带子把腰身勒得紧紧的，王府中耳目多，要是一旦孩子生出来，哪里有孩子的容身之地啊？快与巩神仙合计合计，只要见我叉三次腰，就请他老人家救我吧。”尚秀才答应了下来。归家后，跪在道士面前不起来。道士拽起他来，说：“你们所说的话，我已知道得一清二楚了。请你们不要忧虑。您先生家传宗接代全靠这个，我怎么敢不竭尽微力呢。但是，此后你不要再进去了。我所以报答你先生的，原本不是在那些儿女私情上的呀。”

数月之后，道士从外面回来时，笑着说：“把你的公子带来了，快把包孩子的东西拿过来！”尚秀才的妻子很贤惠，快到三十岁了，生了好几胎，只活了一个儿子，刚生个女孩，满月就死了。听丈夫说道士给带个儿子来，又惊又喜，从内室跑出来。道士从袖中抱出婴儿，那小孩象睡熟了一般，脐带还没掉尽呢。尚妻把孩子抱过来，小孩才呱呱地哭起来。道士把道袍脱下来，说：“产血污了衣服，道家是最忌讳的。今天，我为了您，穿了二十年的道袍，也只好扔掉了。”尚秀才给道士换了一件道袍。道士嘱咐尚秀才：“旧道袍别扔了，撕一小块烧成灰，可以治难产，下死胎。”尚

秀才照道士说的，把旧道袍收藏了起来。

道士在尚家又住了许久，一天忽然告诉尚秀才：“收藏的那件旧道袍留一点自己家用，我死后也不要忘了。”尚秀才认为道士的话不吉利。道士没说什么就走了。道士来到王府，对鲁王说：“臣要死了。”鲁王吃了一惊，问怎么回事，道士说：“这有定数，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。”鲁王不相信，一定要道士留下。刚下完一盘棋，道士急忙站起身，鲁王又挽留他。道士说让他到前边的房子里去吧，鲁王答应了。道士跑到前面的房子里，就躺下了，近前一看，已经死了。鲁王给准备下棺材，以礼埋葬了。

尚秀才到坟前痛哭了一场，这时才领会到前些日子道士说死的事，不是不吉之言，而是先告诉他一声。

道士留下的那件袍子，用作催生药，十分灵验，来尚家求药的人一个跟着一个。开始时，剪被血污过的袍袖给人，用光了，后来剪衣领、衣襟，照样有灵验。尚秀才听了道士的嘱咐后，以为自己的妻子将来可能难产，于是剪了一块带血污的袍袖，有巴掌大，珍藏了起来。赶上鲁王的爱妃生小孩，三天也没产下，医生们也都束手无策了。有的人把尚家有药方的事告诉了鲁王，鲁王立即把尚秀才叫来；爱妃只吃了一点袍灰，很顺利地就分娩了。鲁王大喜，拿出许多白银、彩缎赠给尚秀才，尚秀才一概推辞不接受。鲁王问他想要什么，尚秀才说：“臣不敢说。”鲁王一再让他讲出来，他才跪在地上说：“如果王爷开恩，就请把往日臣家的歌女惠哥送给我吧，我就十分满足了。”鲁王把惠哥叫来，问她多大岁数了，惠哥说：“妾十八岁入王府，如今十四年了。”

鲁王嫌她年岁大，把所有的歌女都叫来，让尚秀才随意挑选。尚秀才一个也不喜欢。鲁王笑着说：“书呆子，难道十四年前你同惠哥就订婚了吗？”尚秀才如实地把事情的原委说了。鲁王听后，给预备了车马，并把原先赠送尚秀才的那些白银、彩缎作为惠哥的嫁妆，送他们回尚家。惠哥生的那个孩子名叫秀生——即袖子里生的意思——这时已十一岁了。尚秀才不忘巩道人的恩德，每逢清明都去给他扫墓。

有一个经常到四川去的人，在道上碰见了巩道人，道人拿出一本书说：“这是鲁王府的东西，我离开王府到四川时走得太急促，没来得及还，麻烦你给捎回去。”那人从四川带书回来，听说道人早就死了，不敢报告鲁王。尚秀才替他向鲁王讲了。鲁王拿过书来一看，果然是道人借去的那本书。于是对道人的死产生了怀疑，命人挖开道人的坟墓，打开棺材一看，里面空空的。后来，尚秀才的大儿子年轻的就死了，幸亏有秀生在，才没断后。因此，更加佩服巩道人的未卜先知了。